

当代 世界政治 经济与国际 工运 共运论丛

宦乡 高放等讲

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编

当代 世界政治 经济与国际 工运 共运论丛

宦乡 高放等讲

D50

8

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编

前 言

历史在发展，形势在变化。环顾全球，当今世界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提出了一系列必须作出认真回答的新问题。为适应这一要求，并发挥首都知识密集的优势，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于1987年8月2—1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了来自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8个省、市、自治区部分高等院校和有关单位同志参加的“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工运与共运研讨会”。就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邀请了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科研单位和几个高等学校的专家、学者作了学术研究报告。与会者及其他许多同志一致认为：报告内容充实，有创见；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开拓了视野，有助于了解世界；启迪了思想，对科研和教学会起推动作用。为了传递信息，现将报告汇编成册，供内部参考交流。

学术报告内容包括如下几方面：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对国际共运的影响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剖析；当前世界经济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新技术革命和社会进步；世界政治格局；目前国际形势；关于苏联、东欧各国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报告系根据录音整理，请勿在公开文字上引用；个别报告也未收入本书。均请谅解。限于时间与我们的水平，编辑工作会有缺点，请予批评指正。

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

1987年10月

目 录

我们的时代·····	(1)
当代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工运、共运·····	(29)
当前国际形势几个问题·····	(56)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	(75)
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	(110)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几个问题·····	(166)
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剖析·····	(198)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的苏联改革问题·····	(217)
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改革·····	(240)
苏联、东欧各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274)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面临的新挑战·····	(324)
社会主义国家工会运动问题·····	(334)

我们的时代

宦 乡

同志们，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谈一谈当前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两个班所研究的问题都是当前牵涉到整个国内、国际的重大动向问题，既有理论意义，又有非常尖锐的实际意义。

一、我们的时代

关于我们的时代，过去的框框、过去的提法很显然是不适用了。过去的提法是帝国主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早期的提法，后来在中国极“左”的时候就变种了，变成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现在，从整个看，对时代的提法是不合适的。但是有许多框框，对马列主义的理解也是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因为在一个新的到旧的转折点上，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总是不同的，老的框框还没有突破，新的思想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新同旧的斗争存在，加上咱们国家过去“左”的思潮泛滥，提出新的看法很不容易。当然，我们过去也在这些方面做了些工作，但没有大胆地、明确地提出问题。我想今天应当把它明确地提出，不能象以前含含糊糊。这样才能使它更符合今天世界的实际，也使它与今天中国的实际符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前进，也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使我们对当前世

界问题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更深刻。因此，我今天谈谈我们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新看法。

我们的时代可用四句话来概括：〈一〉、一个世界。〈二〉、两种制度。〈三〉政经多元。〈四〉、竞争共处。简单明了地说，今天时代的特点多级、竞争共处的时代，这就同我们过去的提法有很大不同。这是不是能概括当前我们时代的特点呢？特别提出来供大家研究、批评、指教。

(1) 一个世界，首先解释一个世界的问题。在过去，我们理论上说当前是两个世界不是一个世界。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一个资本主义世界，这两个世界，制度是不同的，性质也是根本对立的，起作用的法则也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是两个，而非一个世界，或者简单点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世界，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能有任何关系。今天的实际情况同这个提法不一样。

在今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达使我们的地球越来越小，使得我们地球上的来往也越来越密切，不能把它分离成两个断然对立、不相往来，必须斗得你死我活的世界，而是互相关联的世界。

我们过去在30年代到英国要10个星期才到伦敦，现在14小时，如果加上路上停停，也就是15~16小时。到美国过去差不多3~4个星期，现在如从上海出发到旧金山也不过8~9小时，用普通飞机也就10~11小时。所以，地球是缩小了。

同时地球上的交往也不同了。去过，我们东半球打电话打到西半球到美国，一般晚上没有办法，须通过欧洲转。这样，香港的市场同纽约的市场就连不起来，因为纽约同香港时差是12小时。在香港的市场，如黄金、股票、证券市场往

往香港同纽约脱节。伦敦与香港相隔7小时时差，所以伦敦与香港也是相隔很远，非常不灵通，资金流动受影响，所谓国际化就不大可能。但是现在大大不一样。现在的情况因为有了卫星，不论纽约和香港都能非常快地当时就互相知道事情。因此24小时之内地球信息是互相相通的。过去纽约白天是香港的晚上，香港不能了解纽约白天所做的事；同样，纽约也不知道香港白天做了什么事。现在情况大大变化。24小时之内，东半球与西半球的市场信息是非常灵通的，这就加强了国际资金的流转，每天在地球上流转资金差不多5亿多美元，这在过去不可能，因为过去市场不是24小时流通。今天，情况不一样了，所以地球变小了，地球上的经济关系非常密切了。

政治信息也是一样。在过去我们当外交官时，外交官是很重要的，许多信息一定要住在那儿的外交官写信回来或打电报回来详细报道当时发生的情形，才能处理，所以解决问题很慢。现在报纸、电视这么多，特别是电视能很快把东半球当时的实际发生的情况反映到西半球，西半球也能很快地反映到东半球，信息非常快。因此，处理问题的政治家对局势的了解也比过去多。这样外交官的任务也同从前不完全一样了。从前外交官主要是传递信息，现在的外交官主要是研究问题、了解分析问题，提出意见、对策，把外交官素质提高一大步。因为他不象过去一样靠其传递信息，而是靠其分析信息，了解问题、提出意见，对本国政府做出贡献，外交官的素质比过去提高很多。如果说过去只要懂外文又有比较好的风度就以可当外交官，现在远远不够了。现在的外交官不仅要有很好的外文，还更要有很好的政治、历史、法律知

识，甚至还要加上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才能应付得了新的外交官的局面，因此现在各国对外交官的训练也同过去不一样。过去主要是训练做为外交官所具有的风度、外文和较窄的政治，现在大大地变化。所以各国现在新的训练外交人员的办法，不仅要懂得本国的情况，就是本国的范围也扩大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各方面都要知道些，当然不一定是专才，但必须是通才。

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当前地球缩小了，各方面的一体化、国际化增加了。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今天仍说世界是对立的两个，同当前实际情况就不符合。

从实际来看，世界从来就是一个不是两个。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讲，再生产这三个过程是一直连在一起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仍是这样。当前，这个世界主要是资本主义为主的世界，所以我说的再生产三过程是连在一起。

第一过程，引进过程。苏联十月革命刚成功建设时从资本主义国家买了很多设备、半成品、机床、粮食、原料、运输工艺等等，而且在那时列宁时代至斯大林时代送了大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如现在的葛罗米柯，外交部的马立克就是留学生。曾经在中国当过大使的库兹涅佐夫，是苏联的工运的领袖，也是经济方面的领袖，他也是在美國的留学生。所以从这第一个阶段起，就是社会主义建成国家时，就同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多联系，而不是和另一个世界分离，在第一个过程它就连织在一起。

第二过程，使用过程。到了后来，使用这些卖来的设备，利用资本主义经验来管理自己国家。这个在苏联当时也是有的。例如，在列宁时代，也借用资本主义泰罗制来管理工厂，

派留学生学习资本主义管理经验以及学习如何节省时间、原料、人力、能源等许多。在当时用这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改进生产管理。所以，在第二阶段也是一个世界，并不是两个世界。

第三个过程，是反馈。卖出去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把东西做好，运到资本主义国家销售，取得外汇，买回新的东西。这个过程双方又是个联系过程。

从这几个过程看，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斯大林说的两个平行市场，从来就是一个市场。当然，斯大林当时提出两个平行市场，两个世界有其特殊原因。因为那个时候必须提出这个口号以巩固其“社会主义阵营”。因此，1952年提出：“一个无所不包的市场现在已经瓦解，现在是两个平行市场”他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在理论上提出这个看法，是站不住的，因为不符合事实。何况在这期间，尽管苏联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国际法，许多国际上的惯例，但是苏联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做生意，还得依照资本主义所通行的国际商业惯例和国际法（不管是私法还是公法）。

最近35年来，苏联同东欧国家经济国际化在程度上有相当大的提高，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个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是更加密切了，不是斯大林所说两个关系更疏远了。这个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比过去更明显。举几个例子来说，1970年，苏联、东欧同西方贸易一共是150亿美元。到了1984年时，增加5倍。在此期间，世界生产联系有更大发展。苏联东欧国家从美国，特别是西欧直接购买的专利，生产线比过去有很大发展。第三，债务。1984年苏联同东欧对西方负债数已达700多亿，单波兰一个国家一百几十亿，南斯拉夫差不

多100多亿，匈牙利差不多100亿，苏联本身200亿以上。欠债也很多。第四个例子，西方经济危机（石油涨价）苏联占了很大便宜，1986年石油猛烈下跌时，苏联同东欧经济受石油价格影响也很大。据民主德国经济学家估计，苏联在此期间因油价浮动而外汇收入损失达84~85亿美元。所以，无论西方发生什么情况，苏联、东欧都会受到影响。在此情况下还能说是两个世界吗？

现在苏联在实行经济改革，已经公开宣布放弃两个世界的提法和想法。现在，苏联已规定有21个部同主管部门可以不通过政府和西方发生贸易联系，谈业务、借钱等。现在苏联也允许西方国家在苏联设立独资、合营公司。这些都说明现在它放弃了两个世界对立的提法，而采取了世界经济在一体化的提法。

（2）两种制度。

过去说两种制度是：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是你死我活、寸步不让的，这是过去的提法。因此在“左”的时候才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提法。

从历史的大趋势讲，没有一个制度能永远存在，总是要死亡的。资本主义必然要为另一种制度所代替。作为共产党人的我们相信它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从历史长远观点来看，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从今天的实际形势来看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还不可能出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十年的情况看，我们感到资本主义还有相当的生命力，而社会主义还没有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还需要很多的自我完善。恐怕这样看才比较符合当前的历史实际。现在提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恐怕太早。

为什么说资本主义还有相当的生命力呢？我们不能仅仅只看资本主义衰落的一面，而忽视了它的有生命力——而且是相当大的生命力的一面。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演说中也讲了（不是原话）：资本主义适应新环境、新情况，不仅生存而且还能发展的能力，超过了苏联政治、经济学家的预料。这是戈尔巴乔夫的自我批评。现在苏联在检讨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应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重新作评价？我想是应该的。

说资本主义还有较强大的生命力是有很多事实证明的。一个就是，从1955年——1956年开始（因为1945年——1955年是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废墟上恢复和整理自己的阶段），一般都进入二次战后长达二十年的发展阶段。国家不同，但都有大发展，这一发展经过了二十年，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里有几个重大情况：

国民生产总值（GNP）大大提高，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这不是同帝国主义论所说的腐朽、垂死的不大相附合了吗？我们说列宁说在帝国主义时期总存在两种发展趋势，一种趋势是发展的，一种趋势是腐朽衰亡的，有时这个占上风，但总是走向腐朽、垂死。就现在的情况看，两种趋势确实是同时存在的，在发展时我们应看到腐朽的一面，在腐朽中也应看到资本主义还能减少腐朽，适应新情况，发展自己的一面。举一个例子，比利时，在七十年代中期，建了个新的钢铁厂代替旧的钢铁厂，用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然后停闭了80%的老钢铁厂。这个新钢铁厂生产能力是18万吨/年，用的人数都比原来七、八个钢厂合在一起的人少得多。这说明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都大大发展了。瑞典生产火柴三个厂，合并成一个，进行了技术革新。新厂生产

能力能供给四个瑞典那样大小的国家的人民所用的火柴，因此不得不大量扩大出口。

再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说。列宁说过，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于能够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速度。过去苏联确实比资本主义高，这十几年，苏联劳动生产率落后于西德、日本、美国。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没有能够提高，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在此期间却有很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标志一个制度的生命力。

它建立了一些自我调解的机制办法。通过经济办法，用经济杠杆，如用信息、价格体系、汇率等来调节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当然，这些办法并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虽然收效于一时，在一定时期缓解矛盾，却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病根。例如“里根经济学”是把美国的通货膨胀压下来了，但它带来毛病，也十分严重而难于医治。现在美国的两个赤字，都是“里根经济学”所带来的毛病，使美国从西方领袖地位上摔了下来。

它利用福利国家的办法来缓解国内阶级矛盾，同时利用提高新技术的办法增加第三产业来减少“蓝领工人”数量，增加“灰领工人”数量，使工会的团结、组织性大大削弱，便于他们操纵工人运动，使阶级斗争形势有很大缓解。

以上这许多例子都说明，资本主义有适应新情况、发展生产力的一面，特别现在新技术的发展，各个国家都朝这个方向走。根据科学家包括西方国家、中国和苏联的科学家估计，这些新的产业由于新的技术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有许多新产业来代替现在的旧产业（代替并不是说把它取消，而是把它搞得更好），这样可能在二十一世纪中可使资本主义重新

得到新的推动力。在六月全会以前戈尔巴乔夫说：“资本主义还有比较强大的生命力，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同时，在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上，在下一个二、三十年之后是个什么情况现在还看不清楚”。我看他这个看法是符合事实的，是对的。

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必须大大地完善自己，才能重新表现出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和进步人民的榜样力量。为此需要作出相当艰巨的努力。

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除外），都出现了经济停滞现象。苏联近五年经济增长率大约只有3%左右，以前是5%—6%，出现了持续几年的低增长，计划老是完不成，问题老是很多，同时，苏联自己感到有种在科技上落后日本、美国的危机，在新的产业革命上落后于美国。因此，他们认为，如果苏联不再加快进行改革的速度，而仍让旧体制存在下去的话，那么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苏联就会落后于日本、美国、西欧。在经济技术上如此，在工业上也如此，在苏联的有识之士中有种非改革不可的紧迫感。还因如此，所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能这样大刀阔斧地开除那么多中上层较高级的人物出党，才敢于大刀阔斧地宣传呼吁要进行改革。苏联以及东欧一些国家都感到经济不能发展是同制度的某些缺陷有联系的，所谓改革就是要发扬好的，去掉坏的。

大家现在都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这个制度在理论上、目标上（如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社会经济公正而有秩序地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等等）是非常优越的，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上，马列主义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马克思根本没有谈到，列宁死得太早，

斯大林的一套曾经起过一些作用，但是现在已经证明是不行了，必须重新研究，寻找些办法，进行改革。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了解得比较早，在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上解决了思想问题，1979年开始进行改革，使我们的经济从过去的停滞状态现在有了新的发展。新的改革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需要一点一点地克服。

现在许多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如非洲的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刚果、扎伊尔，过去都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现在纷纷在打退堂鼓，有些国家已经在实行“私有化”，使国营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

除掉少数执政的共产党以外，现在不少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没掌权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作为群众组织的政党特征，或者说得不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拥护。法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减少了很多，意大利共产党只能勉强维持，英国共产党也一样。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不管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社会目标上是一个怎样好的制度，但如何把这个制度付诸实行，表现出一种榜样力量，还需要经过很辛苦的摸索，还需要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使社会主义制度完善起来。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各有各的优势和问题，需要研究。资本主义虽然现在还有相当的生命力，但是，它的病根很深，当前的许多做法可以引起一个时候的发展，但是不能解决其根本问题。它的问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而社会主义究竟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许多具体作法还有待实验。现在来讲，“走向灭亡、走向胜利”还嫌太早，因为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不懈地

做很多的工作来推动这个时期的来到。

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当前不存在革命的形势。过去经常讲，世界的形势发展下去，不是革命就是战争。现在看来，至少在这10年内，世界大战（不是地区性、局部的战争）是不太可能的。局部性战争，如中东战争当然也可能慢慢引到世界大战上，但可能性并不太大。

革命的形势是不是有呢？革命的形势当前也是不存在的。首先，工人阶级内部是一个瓦解的状态，一盘散沙，当前世界工运并不能使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力量。工会的人数在减少。美国最近就减少了300百多万工人会员。工人阶级分化变成了兰领、灰领、白领工人，这些区别，也使工人利益不一致，很少能团结。作为主力军的工人阶级目前是处于较软弱无力的状态，是一个停滞的状态，不是一个蓬蓬勃勃的发展状态。过去说在国内通过暴力革命改变政权、打碎旧机器、建立新政权，现在是不可能的。毛主席也说过象日本这样的国家，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就不适用，在西欧的大部分国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也不适用。我们过去不能理解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为什么要在二次战争一结束就把武装交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方面，象他们那么小的国家，工业化那么强大，搞武装斗争并不象我们那么容易。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只能认为，在当前这个世界中，两种制度将长期共存。在共存中两种制度互相竞赛，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后看局势怎样发展。当然，作为共产党人，我们还是有充分的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因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取消了人剥削人、

人压迫人的制度，究竟是公平些、合理些。我们从印度和中国的对比就可以看得出，印度也有很大的经济发展，但是印度的两极分化是很厉害的，社会是极不公平的，我们的社会虽然也有许多毛病，甚至是相当严重的毛病，但是还是比较公平些。

我们虽然相信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但是从今天的实际情况看，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还要做很多的艰苦的努力，首先要看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衰弱到不能调节自己的程度，其次看社会主义能完善到做出很好的榜样的程度。只有到这个时候，两个制度才能够见分晓。今天、我们只能说两种制度的并存是一个世界里矛盾对立的统一体，还谈不到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一点对不对请大家研究。

当前，两个制度的国家都分别各自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说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进行经济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也非改革不可，不改革就要落后。两类制度都在改革，改革的方法不一样。

从资本主义改革讲，它是大规模地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它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就是把劳动力密集的产业逐步地分散一部分到别的地方去，留下一部分进行技术革新，其余的就干脆关、停、并、转。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例如美国，现在调整产业当中，劳动密集的产业失业很多的，在新兴的产业如航天产业，电子计算机产业、电子产业、石油化工新产业（石油产业本身失业很多，因为石油价格关系，美国关闭了很多的油井，失业的人数很多，但是，以石油为原料发展新的材料、技术方面是很大的），不是失业的问题，却是充分就业还没有满足的问题。总的算起来美

国的失业人数大约7%左右的样子。这已经比去年、前年少，前年是8%，今年已逐渐减少到7%，调整产业就是向这个方向发展。日本调整产业也是这种情况，日本花几十年时间想把它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变成高技术集中地带，现在正在调整产业结构，也要分一部份劳动密集的人员到别的国家去，比如说到东南亚的第三世界的国家去。

调整经济结构。所谓结构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结 构，要准备第三产业的发展。现在也要调节他们的经济政策。比如说，拿日本来讲，日本的国民经济是出国主导型的，在国际情况的压力下它现在必须转到扩大国内消费自主，即内需主导型。这样重大的一种转变当然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美国也要西德增加内需，但是西德现在还不愿这么做，因为西德的起点比日本高。日本扩大内需主要是美国压它要改造日本的房子、公路等等，因为日本的住房和交通确实条件是较差的。德国住房条件不坏，交通也很好，它扩大内需怎么个扩大法现在说不清楚。美国压迫它要日本、西德改革他们的利率制度、减税、提高马克价值等等。德国态度较硬，有怎么肯接受；日本表面上接受，实际上不接受，办法是拖延不执行。

在整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政策性的调整都在进行。这当中，他们实行了几个对我们很不利的政策。一个就是变本加厉地搞保护主义，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受阻都是很大的。发达国家相互间也搞保护主义，吵架很多也很剧烈。第二是对技术的转让限制越来越紧。美国自己对转让技术采取了严峻态度，现在又利用东芝公司对苏联输出机器问题，迫使日本，也对技术转让采取了严厉的限制。